

採硫日記





採 硫 日 記

郁 永 河 撰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記 日 疏 採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

大

撰 者 郁 永 河

發行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採硫日記卷上

仁和郁永河撰

我朝聲施遠被。僞鄭歸誠。臺灣遠在東海外。自洪荒迄今。未聞與中國通。一譯之貢者。迺遂郡縣其地。設官分職。輸賦貢金。艤帆往來。絡繹海上。增八閩而九。甚盛事矣。余性耽遠遊。不避阻險。常謂臺灣已入版圖。乃不得一覽其槩。以爲未慊。會丙子冬。榕城藥庫灾燬。硝磺火藥五十餘萬無纖遺。有旨責償典守者。而臺灣之雞籠。淡水。實產石硫磺。將往採之。余欣然應曰。吾事濟矣。丁丑春王。遂戒裝行。同人言子聖平。右陶。裴子紹衣。胡子慎履。何子襄臣。陳子子蔚。表弟趙履尊。表姪周在魯。脫三字鄭重。有僕役徐文。余興。龍德喜。請從。郊送者。曹子呂陽。同行者。王君云森也。

二十四日午刻。出南門至大橋。會雨。留宿呂陽邸舍。

二十五日天稍霽。行三十里。渡烏龍江。宿霧初收。江光如練。望海口羅星塔影。如一針倒懸水中。因賦絕句。浩蕩江波日夜流。遙看五虎瞰山頭。烏龍渡在五虎山下。峴巖五石。皆如虎形。海門一望三千里。只有羅星一塔浮。晚至坊

口。晤石君某。董君贊侯。董君爲諸羅令。長子石爲董君渭陽。遂訂偕行。

二十六日度相思嶺。憶余自入閩。已六過此嶺。年來齒髮益衰。憮然興感。賦詩曰。閩中七載作勞人。六染

相思嶺上塵。獨有蒼蒼雙鬢色。經過一度一回新。晚宿漁溪。

二十七日曉行。肩輿在晨光薄霧中。村民攜犂牽犢。往來壠上。余買山無日。不勝慨然。賦詩曰。山色曉逾潔。溪聲靜自流。人言隔壠阪。犬吠出村陬。細雨沾衣溼。輕寒動客愁。白雲真可羨。舒卷在峯頭。午刻至浦尾。輿夫以肩輿置小舟中。余雖乘舟。實坐輿上。舟人持竹篙挽舟。在岸上行。舟去甚疾。岸上撐船。舟中乘輿。亦一時奇事也。岸旁多老榕。根株盤結。離奇萬態。有十餘樹排聯半里。而仍屬一株者。余嘗維舟其下。至今念之。愛其榮茂如昔。爲賦詩曰。榕陰垂一畝。斤斧慨無施。臃腫多駢榦。蜷蜷盡附枝。風霜經飽歷。歲月自榮滋。相見長如此。曾無凋落時。再過涵頭。煙火萬家。亦一大村落。憶余辛未過此。噉荔甚佳。流連信宿而去。今又六年矣。至晚宿興化郡。

二十八日行莆陽道中。早麥已秀。風過成麥浪。蓋四月時令也。嶺南春早。於此可見。賦詩曰。曉起籃輿逐隊行。今朝真喜得春晴。翻畦蚤麥初成穗。遠徑寒流自有聲。隴阪雲移青嶂合。郊原風蹴綠波平。年來已識躬耕樂。何事勞勞又遠征。

二十九日渡洛陽橋至泉郡。值陸師提督吳公英以詰朝蒞任。五營兵將。兜鍪囊鞬。臨郊列伍以迎。而子衿亦傾城爭出。趨踰恐後。因賦所見。百里金戈繞路斜。紛紛鐵騎亂如麻。無端佔畢咿唔者。也曳藍袍候使車。晚宿郡城。

二月朔日宿沙溪。

初二日行四十里。至劉五店。卽五通渡也。渡實支海。廣十餘里。登舟。颺風驟至。巨浪如山。帆掠水三尺。傾斜欲覆。浪入舟中。衣冠盡溼。抵岸。卽廈門地。顧視日影。已墮崦嵫。復行三十里。抵水仙宮。漏下已二十刻。旅舍隘甚。無容足地。姑就和鳳宮神廟坐。以待曉。明日假水師裨將公署館焉。晤蕭山來子衛。爲余覓舟。爲渡海計。值大風不輟。聞萬石、虎溪二巖。爲廈門山水之勝。拉石君、董君、王君往遊。至萬石巖。巨石林立。欹斜合沓。若連櫓複室。而迴環曲折。一徑可通。偃仄處。僂僂匍匐。俯首側體。然後渡。有時瀑流淙淙。橫拂肩袂。閒其實在澗底石下行也。洞中宏敞。有石几可憑。清泉可濯。奴子陳肴核。歡飲竟日。抵暮。循舊路返。每值陡隘處。令一人當關。以猜枚鬥勝。勝者得斬關度。童子進酒。飲不勝者。至前隘處。易勝者守關。而不勝者奪之。凡奪十七關。始出洞。而新月一彎。已挂林杪矣。相共踏月歸。賦詩曰。何年月黑風狂夜。吹落崦嵫覆一谿。詩裏未經摩詰畫。袖中難倩米顛攜。雲流石罅疑天近。瀑濺衣裾識洞低。盤礴不知春日永。欲尋歸路幾番迷。

初四日復偕往虎谿巖。登其巔。巨石大可一二畝。高十餘丈。圍圓似鼓。曲磴緣石旁可登。有巨石斜覆鼓上。壁立插漢。位置殊怪。與萬石巖各擅其奇。賦詩曰。絕頂多奇石。巔岼聚一叢。懸崖臨巨壑。疊嶂吼長風。展折危欄轉。筇支曲磴通。扶桑遙在望。落日晚潮紅。巖畔頽垣小徑。云是僞鄭公子錦舍。聰舍讀書處。惟

有砌蟲唧唧草閒。銅駝廢井。何地蔑有。祇爲遊人增慨。然萬石虎谿二巖。巨石雖多。絕無峯巒峭削態。小如拳。大如屋。率皆圓鈍椎魯物。卽有層疊而上者。望之亦纍卵耳。廈門孤懸海中。周廣二三百里。步步皆山。巖石無小大。悉作卵形。亦山川情性然也。余以登涉致勞。腰疾復作。掖而後行者累日。

十六日小瘥。風亦暫止。舟人促行。遂登舟。俄而急雨驟至。雨過風復橫。海船在巨浪中。搖曳震蕩。凡三晝夜無寧息。登艤望港口。左爲廈門支山。右爲海澄縣古浪嶼山。兩山對峙。蜿蜒入海。盡處有小山矗起中流。舟子言是大旦門。海船出洋。必由此。余謂水流峽中。兩岸如門。謂之疊。是大旦門與金門。廈門悉應從疊。不當從門也。若以形勢言。大旦門爲廈門門戶。金門。廈門。又漳泉門戶矣。

十九日風息波平。石君董君皆至。方共敍三日闊。董君忽委頓。伏艫底大嘔。舟人伐鼓鳴鉦。揚帆起旋。約行二十里。抵向所見大旦門。有十二船。皆依山泊宿。

二十日無風不能行。

二十一日黎明。聞鉦鼓聲。披衣起視。已乘微風出大旦門。一望蒼茫。淼無涯涘。同泊十二船。參差並進。望舟左數十里外。有黃土坡。隱隱可見。凡自廈門往臺灣水道。當自乾趨巽。舟師忽轉舵指坎。比午至黃土坡下。旋使從者問之。對曰。舟無風不行。依此暫泊耳。復問此何處。曰。遼羅。是金門支山。蓋已去大旦門七八十里矣。視同行僅得三船。餘皆不復可見。頃之有微風。復起旋行。比暮。視黃土坡猶未遠。以風力弱。不

勝帆也。始悟海洋汎舟固畏風。又畏無風。大海無櫓搖棹撥理。千里萬里。祇藉一帆風耳。憶往歲榕城晤梁谿季君蓉洲言。自臺令旋省。至大洋中。風絕絕十有七日。舟不移尺寸。水平如鏡。視澈波底。有礁石可識。斯言誠然。既暮就寢。初更風漸作。寐聽舷閒浪激聲。甚厲。而艙中董君呻吟聲。若相和不輟。夜半渡紅水溝。

二十二日平旦渡黑水溝。臺灣海道。惟黑水溝最險。自北流南。不知源出何所。海水正碧。溝水獨黑如墨。勢又稍竄。故謂之溝。廣約百里。湍流迅駛。時覺腥穢襲人。又有紅黑閒道。蛇及兩頭蛇繞船游泳。舟師時以楮鏹投之。屏息惴惴懼。或順流而南。不知所之耳。紅水溝不甚險。人頗泄視之。然二溝在大洋中。風濤鼓盪。而與綠水終古不淆。理亦難明。渡溝良久。聞鉦鼓作於舷閒。舟師來告。望見澎湖矣。余登鷁尾高處憑眺。祇覺天際微雲。一抹如線。徘徊四顧。天水欲連。一舟蕩漾。若織埃在明鏡中。賦詩曰。浩蕩孤帆入杳冥。碧空無際漾浮萍。風翻駭浪千山白。水接遙天一線青。回首中原飛野馬。揚舲萬里指晨星。扶搖乍徙非難事。莫訝莊生語不經。頃之視一抹如線者。漸廣漸近矣。午刻至澎湖之媽祖澳。相去僅十許丈。以風不順。帆數輾轉。不得入澳。比入已暮。

二十三日乘三板登岸。三板即腳板也。海舟大。不能近岸。凡欲往來。則乘三板。至欲開行。又拽上大船載之。岸高不越丈。浮沙沒胫。草木不生。有水師裨將統兵二千人。暨一巡檢司守之。澎湖凡六十四島澳。曰南天嶼。草嶼。西嶼。坪貓嶼。布袋澳。八罩山。

東嶼、坪水、岙尾、西吉、花嶼、鋤頭插、馬鞍嶼、東吉、將軍澳、布袋嶼、虎井嶼、船航嶼、岑雞嶼、豬母落水、桶盤嶼、月眉、後鼻、西嶼、頭風櫃尾、雞籠嶼、鐵線灣、紅毛城、四角嶼、雙頭掛、暗澳、案山仔、林投仔、牛心嶼、蟻仔灣、天妃澳、有副將衙門鎖管港、有城銃城、有城巡檢司、小菓葉、潭邊、蠟仔灣、小池角、龍門港、大菓葉、大池角、龜壁港、沙港、底、中墩嶼、竹篙灣、鼎灣嶼、吼門、陽嶼、雁靖嶼、赤嵌仔、小門嶼、陰嶼、土地公嶼、梃鉤嶼、姑婆嶼、雞善嶼、員貝嶼、吉貝嶼、墨嶼、悉斷續、不相聯屬、彼此相望、在煙波縹緲間、遠者或不可見、近者亦非舟莫卽、澳有大小、居民有衆寡、然皆以海爲田、以魚爲糧、若需米穀、雖升斗必仰給臺郡、以沙磧不堪種植也、居人臨水爲室、潮至輒入、入室中、卽官署不免、頃之、歸舟有罟師鬻魚者、持巨蟹二枚、赤質白文、厥狀甚異、又鯊魚一尾、重可四五斤、猶活甚、余以付庖人、用佐午餐、庖人將剖魚、一鯊從腹中躍出、剖之、更得六頭、以投水中、皆游去、始信鯊魚胎生、申刻出港、泊澳外、舟人駕三板登岸、汲水畢、各謀晚食、余獨坐舩際、時近初更、皎月未上、水波不動、星光滿天、與波底明星相映、上下二天、合成圓器、身處其中、遂覺宇宙皆空、露坐甚久、不忍就寢、偶成一律、東望扶桑好問津、珠宮璇室俯爲鄰、波濤靜息魚龍夜、參斗橫陳海宇春、似向遙天飄一葉、還從明鏡度纖塵、閒吟抱膝橋烏下、薄露泠然已溼茵、少閒黑雲四布、星光盡掩、憶予友言、君右陶言、海上夜黑不見一物、則擊水以視、一擊而水光飛濺、如明珠十斛傾撒水面、晶光熒熒、良久始滅、亦奇觀矣、夜半微風徐動、舟師理柁欲發、余始就枕、

二十四日晨起視海水。自深碧轉爲淡黑。回望澎湖諸島。猶隱隱可見。頃之漸沒入烟雲之外。前望臺灣諸山。已在隱現間。更進。水變爲淡藍。轉而爲白。而臺郡山巒畢呈目前矣。近岸皆淺沙。沙閒多漁舍。時有小艇往來不絕。望鹿耳門。是兩岸沙角環合處。門廣里許。視之無甚奇險。門內轉大。有鎮道海防盤詰出入。舟人下棹候驗。久之風大作。鼓浪如潮。蓋自渡洋以來所未見。念大洋中不知更作何狀。頗爲同行未至諸舶危之。旣入鹿耳。又迂迴二三十里。至安平城下。復橫渡至赤嵌城。日已晡矣。蓋鹿耳門內浩瀚之勢。不異大海。其下實皆淺沙。若深水可行舟處。不過一綫。而又左右盤曲。非素熟水道者。不敢深入。所以稱險。不然。旣入鹿耳。斜指東北。不過十里。已達赤嵌。何必迂迴迺爾。會風惡。仍留宿舟中。

二十五日買小舟登岸。近岸水益淺。小舟復不進。易牛車從淺水中牽挽達岸。詣臺邑二尹蔣君所下榻。計自二十一日大旦門出洋。以迄臺郡。凡越四晝夜。海洋無道里可稽。惟計以更。分晝夜爲十更。向謂廈門至臺灣水程十一更半。自大旦七更至澎湖。自澎湖四更半至鹿耳門。風順則然。否則十日行一更。未易期也。嘗聞海舶已抵鹿耳門。爲東風所逆不得入。而門外鐵板沙。又不可泊。勢必仍返澎湖。若遇月黑。莫辨澎湖島澳。又不得不重回廈門。以待天明者。往往有之矣。海上不得順風。尺寸爲艱。余念同行十二舶未至。蔣君職司出入。有籍可稽。日索閱之。同至者僅得半。餘或遲三五日至七八日。最後一舟。逾十日始至。友人僕在焉。訊其故。曰風也。余曰。同日同行。又同水道。何汝一舟獨異。曰海風無定。亦非一例。常有

兩舟並行。一變而此順彼逆。禍福攸分。此中有鬼神司之。遑計遲速乎。余以舟中累日震蕩。頭涔涔然。雖凭几倚榻。猶覺在波濤中。越二日始謁客。晤太守靳公。司馬齊公。參軍尹君。諸羅令董君。鳳山令朱君。又因齊司馬晤友人呂子鴻圖。握手甚慰。渠既不意余之忽爲海外遊。以爲天降。余於異域。得見故人尤快。相過無虛日。取臺灣郡志。究其形勢。與呂子共相參考。蓋在八閩東南。隔海水千餘里。前代未嘗與中國通。中國人曾不知有此地。卽輿圖一統志諸書。附載外夷甚悉。亦無臺灣之名。惟明會典太監王三保赴西洋水程。有赤嵌汲水一語。又不詳赤嵌何地。獨澎湖於明時屬泉州同安縣。漳泉人多聚漁於此。歲征漁課若干。嘉隆閒琉球據之。明人小視其地。棄而不問。若臺灣之曾屬琉球與否。俱無可考。臺之民土著者爲土番。言語不與中國通。況無文字。無由記說前代事。迨萬歷閒。復爲荷蘭人所有。荷蘭人。卽今紅毛。建臺灣赤嵌二城。臺灣城。今呼安平城。赤嵌城。今呼紅毛樓。考其歲爲天啓元年。二城彷彿西洋人所畫屋室圖。周廣不過十畝。意在駕火礮防守水口而已。非有埤堦闔閤如中國城郭。以居人民者也。本朝定鼎。四方賓服。獨鄭成功阻守金廈門。屢煩征討。值鄭氏京口敗歸。欲擇地爲休養計。始謀攻取臺灣。聯檣並進。紅毛嚴守大港。大港在鹿耳門之南。今已久淤。不通舟楫。以鹿耳沙淺港曲。故弛其守。欲誘致之。成功戰艦不得入大港。視鹿耳不守。遂命進師。紅毛方幸必敗。適海水驟漲三丈餘。鄭舟無復膠沙之患。急攻二城。紅毛大恐。與戰又不利。請悉收其醜類去。時順治十八年。缺一字。月也。於是成功更臺灣名承天府。設天興萬年二州。又以廈門爲思明州。而自

就臺灣城居焉。鄭氏所謂臺灣城，卽今安平城也。與今郡治隔一海港，東西相望，約十里許。雖與鯤身連，實則臺灣外沙。前此紅毛與鄭氏皆居此者，誠以海口爲重，而緩急于舟爲便耳。成功沒於康熙元年，子經繼立。經，卽錦舍。經統綏子，無遠略，其下諸將多來歸者。朝廷悉以一官畀之。由是歸誠者日益衆。康熙二十年，鄭經亡，子克塽繼。年甫十四，幼不諳國事，而總督姚公啓聖銳意圖勦，多設反閒，閒其用事諸人，心離叛，無固志。遂與提督施公琅先後進討。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，戰於澎湖。二十二日再戰，王師克捷，已入天妃澳。臺灣門戶已失，鄭衆危懼，欲遷避呂宋不果。蓋其下皆謂克塽孺子，不足謀國事，而歸誠反正，猶冀得爵賞，遂定計降。有旨原其罪。十月，克塽率其族屬朝京師，授漢軍公。寧靖王朱術桂先依鄭成功，歷三世，近四十年。聞克塽降，爲詩曰：「流離來海外，止賸幾莖髮。如今事畢矣，祖宗應容納。」與其二嬪同自經以殉。魯王世子輩安插河南。臺灣遂平。夫成功年甫弱冠，招集新附，草創廈門，復奪臺灣，繼以童孺守國，三世相承，卒能保有其地，以歸順朝廷，成功之才，信有過人者。況乎夜郎自大，生殺獨操，而仍奉永歷之紀元，恪守將軍之位號，奉寧靖王魯王世子禮不衰，以視吳耿背恩僭號，相去不有閒耶。臺灣旣入版圖，改僞承天府爲臺灣府，僞天興州爲諸羅縣，分僞萬年州爲臺灣、鳳山二縣。縣各一令一尉。臺灣縣附郭首邑，增置一丞，更設臺廈道轄焉。海外初闢，規模草創，城郭未築，官署悉無垣牆，惟編竹爲籬，蔽內外而已。臺灣縣卽府治，東西廣五十里，南北袤四十里，鎮道府廳暨諸鳳兩縣衙署、學宮、市廛及內

地寄籍民居多隸焉。而澎湖諸島澳亦在所轄。鳳山縣居其南。自臺灣縣分界。而南至沙馬磯大海。袤四百九十五里。自海岸而東。至山下打狗仔港。廣五十里。攝土番十一社。曰上淡水、下淡水、力力、茄藤、放索、大澤磯、啞猴、答樓以上平地八社。輸賦應徭。曰茄洛堂、浪嶠、卑馬南三社。在山中。惟輸賦不應徭。另有傀儡山、番井山中野番。皆無社名。諸羅居其北。攝番社、新港、加溜灣。音葛刺灣歐王。音蕭麻豆等二百八社外。另有蛤仔難。音葛雅蘭等三十六社。雖非野番。不輸貢賦。難以悉載。自臺灣分界。而北至西北隅。轉至東北隅。大雞籠社大海。袤二千三百十五里。三縣所隸。不過山外沿海平地。其深山野番。不與外通。外人不能入。無由知其所暨。總論臺郡平地形勢。東阻高山。西臨大海。自海至山。廣四五十里。自鳳山縣沙馬磯至諸羅縣北雞籠山。袤二千八百四十五里。此其大略也。雖沿海沙岸。實平壤沃土。但土性輕浮。風起揚塵蔽天。雨過流爲深坑。然宜種植。凡樹藝。芄芄鬱茂。稻米有粒大如豆者。露重如雨。旱歲遇夜轉潤。又近海無潦患。秋成納稼倍內地。更產糖蔗雜糧。有種必獲。故內地窮黎。樞至輻輳。樂出於其市。惜蕪地尙多。求闢土千一耳。五穀具備。尤多植芝蔴。果實有番樣。土音讀作蒜查無此字或云當作濺黃梨、香果、波羅蜜。皆內地所無。過海卽敗。苦不得入內地。荔枝酸澁。龍眼似佳。然皆絕少。市中不多見。楊梅如豆。桃李澁口不足珍。番石榴不種。自生。臭不可耐。而味又甚惡。蕉子冷沁心脾。膩齒不快。又產於冬月。尤見違時。惟香果差勝。檳榔形似羊棗。力薄殊遜滇粵。椰子結實如毬。破之可爲器。有椰酒盈椀。肉附殼而生。用與檳榔共嚼。余愛二樹獨幹無枝。

亭亭自立。葉如鳳羽。偃蓋婆娑。牕前植之。差亦不惡。瓜蔬悉同內地。西瓜盛於冬月。臺人元旦多啖之。皮薄瓢紅。可與常州並驅。但遜泉之傅霖耳。郡治無樹。惟綠竹最多。一望猗猗。不減渭濱淇澳之盛。惜止一種。輒數十竿爲一叢。生笋不出叢外。每於叢中排比而出。枝大於竿。又節節生刺。人入竹中。往往牽髮毀肌。莫不委頓。世有嵇阮。難共入林。花之木本者。曰番花。葉似枇杷。枝必三叉。臃腫而脆。開花五瓣。色白近心。漸黃。香如梔子。宜於風過暫得之。近則惡矣。自四月至十月。開不絕。冬寒並葉俱盡。草花有番茉莉。一花千瓣。望之似菊。旣放。可得三日觀。不似內地茉莉。暮開晨落。然香亦少遜焉。街市以一析三中。通車行。傍列市肆。髻髻京師大街。但隘陋耳。婦人弓足絕少。閒有纏三尺布者。便稱麗都。故凡陌上相逢。於囊下不足流盼也。市中用財。獨尙番錢。番錢者。紅毛人所鑄銀幣也。圓長不一。式上印番花。實則九三色。臺人非此不用。有以庫帑予之。每蹙額不顧。以非所習見耳。地不產馬。內地馬又艱於渡海。雖設兵萬人。營馬不滿十匹。文武各官。乘肩輿騎黃犢。市中挽運百物。及民間男婦遠適者。皆用犢車。故比戶多畜牛。又多蔗梢。牛嗜食之。不費芻菽。曩鄭氏之治臺。立法尙嚴。犯姦與盜。死不赦。有盜伐民閒一竹者。立斬之。民承峻法後。猶有道不拾遺之風。市肆百貨路積。委之門外。無敢竊者。天氣四時皆夏。恆苦鬱蒸。遇雨成秋。比歲漸寒。冬月有裘衣者。至霜霰則無有也。海上颶風時作。然歲有常期。或逾期。或不及期。所爽不過三日。別有風期可考。颶之尤甚者曰飈。飈無定期。必與大雨同至。至必拔木壞垣。飄瓦裂石。久而愈勁。舟雖泊

澳常至齋粉海上人甚畏之。惟得雷聲卽止。占颶風者。每視風向反常爲戒。如夏月應南而反北。秋冬與春應北而反南。三月二十三日馬祖暴後。便應南風。白露後至三月皆應北風。惟七月北風多。主颶。旋必成颶。幸其至也。漸人得早避之。又曰。風四面皆至曰颶。不知颶雖暴。無四方齊至理。譬如北風。颶必轉而東。東而南。南又轉西。或一二日。或三五六日。不四面傳徧不止。是四面遞至。非四面並至也。颶驟而禍輕。颶緩而禍久且烈。又春風畏始。冬風慮終。又六月聞雷則風止。七月聞雷則風至。又非常之風。常在七月。而海中鱗介諸物。游翔水面。亦風兆也。此臺郡之大略也。爲賦竹枝詞以紀其槩。

鐵板沙連到七鯤。鯤身激浪海天昏。任教巨舶難輕犯。天險生成鹿耳門。

安平城旁自一鯤。身至七鯤身。皆沙岡也。鐵板沙性重。得水則堅如石。舟泊沙上。風浪掀擲。舟底立碎矣。牛車千百。日行水中。曾無軌跡。其堅可知。

雪浪排空小艇橫。紅毛城勢獨崢嶸。渡頭更上牛車坐。日暮還過赤嵌城。

紅毛城卽今安平城。渡船往來絡繹。皆在安平赤嵌二城之間。而沙堅水淺。雖小艇不能達岸。必藉牛車挽之。赤嵌城在郡治海岸。與安平城對峙。

編竹爲垣取次增。衙齋清暇冷如冰。風聲撼醒三更夢。帳底斜穿遠浦燈。

官署皆無垣牆。惟插竹爲籬。比歲增易。○無牆垣爲蔽。遠浦燈光直入寢室。

耳畔時聞軋軋聲。牛車乘月夜中行。夢迴幾度疑吹角。更有牀頭蠅蛭鳴。
牛車挽運百物。月夜車聲不絕。○蠅蛭音偃忒。卽守宮也。臺灣守宮善鳴。聲似黃雀。

蔗田萬頃碧萋萋。一望龍葱路欲迷。細載都來糖蔀裏。只留蔗葉餉羣犀。

取蔗漿煎糖處曰糖蔀。○蔗梢飼牛。牛嗜食之。

青葱大葉似枇杷。臃腫枝頭著白花。看到花心黃欲滴。家家一樹倚籬笆。

番花葉似枇杷。花開五瓣白色。大本臃腫。枝必三叉。花心漸作深黃色。攀折累三日不殘。香如梔子。病其過烈。風度花香。頗覺濃郁。

芭蕉幾樹植牆陰。蕉子纍纍冷沁心。不爲臨池堪代帚。因貪結子種成林。

蕉實形似肥阜。排偶而生。一枝滿百。可重十觔。性極寒。○凡蒔蕉園林。綠陰深沉。蔭蔽數畝。

獨榦凌霄不作枝。垂垂青子任紛披。摘來還共萋根嚼。贏得脣閒盡染脂。

檳榔樹無旁枝。亭亭直上。徧體龍鱗。葉同鳳尾。○子形似羊棗。土人稱爲羊棗檳榔。食檳榔者。必萋根。蠣灰同嚼。否則澁口且辣。○食後脣口盡紅。

惡竹參差透碧霄。叢生如棘任風搖。那堪節節都生刺。把臂林閒血已漂。

竹根迄篠。以至於葉。節節皆生倒刺。往往牽髮毀肌。察之皆根之萌也。故此竹植地卽生。

不是哀梨不是楂。酸香滋味似甜瓜。枇杷不見黃金果。番樣何勞向客誇。

番樣生大樹上。形如茄子。夏至始熟。臺人甚珍之。

肩披鬢髮耳垂璫。粉面朱脣似女郎。馬祖宮前鑼鼓鬧。侏離唱出下南腔。

梨園子弟垂髻穴耳。傅粉施朱。儼然女子。○土人稱天妃神曰馬祖。稱廟曰宮。天妃廟近赤嵌城。海舶多於此演劇酬愿。○閩以漳、泉二郡爲下南。下南腔亦閩中聲律之一種也。

臺灣西向俯汪洋。東望層巒千里長。一片平沙皆沃土。誰爲長慮教耕桑。

臺郡之西。俯臨大海。實與中國閩廣之閒相對。東則層巒疊嶂。爲野番巢居穴處之所。烏道蠶叢。人不能入。其中景物。不可得而知也。○山外平壤。皆肥饒沃土。惜居人少。土番又不務稼穡。當春計食而耕。都無蓄積。地力未盡。求闢土千一耳。